

腊月的风裹着碎雪，扑在脸上像细沙。我攥着半张揉皱的英语试卷，站在巷口那棵老槐树下——62分的红数字洇透在纸角，像团化不开的墨。老师把卷子放在我桌角时，粉笔灰落了满肩：“这成绩，过年怎么跟你外婆提？”

槐树皮裂着深纹，像外婆手背上盘绕的褶皱。我数着树洞里积的雪，第三捧刚漫过指节，就听见棉鞋踩雪的咯吱声——是外婆，她裹着藏青布棉袍，领口别着枚磨得发亮的银顶针，手里攥着我的旧绒线手套，指尖冻得发红，却把暖热的手套往我手里塞：“就知道你在这儿蹲着呢。”手套里裹着个烤红薯，烫得我指尖一缩，甜香裹着热气漫开，是灶膛余烬煨出的焦香。

“灶上的年糕面刚揉好，我估摸着该回来了，就揣了个红薯出来等。”她蹲下来，用袖口擦我睫毛上的雪，指腹蹭过我冻红的脸颊，“考虑了也不打算，去年你学骑自行车，摔得膝盖全是青，不也蹲在这槐树下，等车链扣好才肯回家？”

风卷着雪撞在槐枝上，碎雪扑了我满肩。去年夏天，我攥着自行车把歪歪扭扭地晃，车链忽然卡在轮轴里，我摔在泥地里，哭着把车踹得咣咣响：“再也不骑了！”外婆搬个小马扎坐在槐树下，手里搓着刚焐好的红豆，老花镜滑在鼻尖：“别急，等你把车链修好，咱就去巷口买绿豆冰棒。”后来我蹲在槐树根旁，手指蹭得全是油污，终于把车链扣回去时，夕阳正裹着槐树叶，给她鬓角的银白发丝镀了层暖光。她举着冰棒跑过来，绿豆沙淌在她手腕上，像道浅绿的河。

滚烫时光里的钢铁之城

实验中学 八(12)班 赵米阳

七彩研学

妈妈曾告诉我，攀枝花是一座“长在钢铁上的花城”。直到去年寒假，我跟着爸妈来到这座城市，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原来真有一座城，把温柔和坚韧藏在一朵盘山的花里。

攀枝花素有“三线骄子”的美誉，一下飞机我就被那迎面而来的钢铁气息所震撼。土地上裸露着高耸的高炉，散发着历史的气息，路边的树上缀着硕大的花朵。没有绿叶衬托，远远望去，就像一朵燃烧的火焰。“攀枝花的名字就是由它而来……”妈妈的同学为我们充当向导，指着花朵对我们说。接着，又带着我们去了附近的钒钛产业园，我在厂房外面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穿着旧工装的工人有老有少，在光秃秃的山上搭起支架与钢杆，他们坚定的眼神中燃着一团团火焰，画面一角，攀枝花正悄然绽放。一个问题在我心头蔓延，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么贫瘠的土地上无怨无悔地工作？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我坐上前往红色文化纪念馆的大巴。在馆内，墙上的老照片，陈列的旧物，振奋的故事将我拉回那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同时，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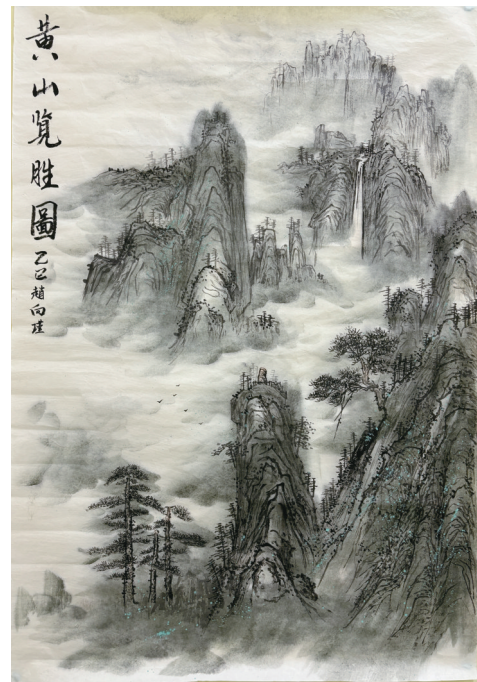
参观时，我注意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专注地阅读毛主席语录。看着看着，他似乎想回忆起什么，最终只是笑着走向一边。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句话“好人好马上三线”。出于好奇，我赶忙上前询问：“老爷爷，您是不是对这儿和这儿的”历史特别了解？我是来旅游的，你能不能

我的心爱之物

佳禾小学 五(2)班 孙宸阳

我有一个毛绒玩具——小白兔玩偶。它是我五岁生日那天，妈妈送给我的，我给它起名小白。

小白浑身雪白雪白的，两只长长的耳朵



黄山揽胜图
清河湾中学 八(1)班 赵向瑾

等

徐泾中学 八(1)班 胡雅舒

雪落进红薯皮的褶皱里，很快化了。外婆忽然从布兜掏出个蓝布包，层层打开，是本翻卷了边的英语笔记——字母写得歪歪扭扭，每个单词旁都画了小图：“apple”旁边是个红圈裹着黑籽，“sun”是团歪扭的黄色，“wait”旁边画了个蹲在树下的小人。“我跟巷口的张老师学的。”她指尖点着“wait”，指节处的浅疤是摘枇杷时被枝桠划的，“这个词是‘等’，我画的是你上次蹲在这儿等我的样子。”

我攥着笔记，纸页蹭着掌心的温度。上周熬夜背单词时，外婆端着热牛奶站在门口，影子落在笔记上像片软和的云：“不急，等天亮了再背，牛奶凉了就腥了。”那时我嫌她扰了思路，把笔记摔在桌上，她没说话，只把牛奶放在窗沿，轻手轻脚地关了门——后来我看见那杯牛奶在窗沿温了半宿，凉透时，杯壁凝了层细水珠，像她没说出口的话。

巷口的路灯亮了，外婆牵着我的手往家走，她的棉鞋踩在雪地里，留下一串圆滚滚的印子。推开院门时，灶房的暖黄灯光裹着面香漫出来。土灶前的石台上，堆着盆揉得发亮的糯米面，竹筛里摊着泡得发胀的红

枣，红得像团小炭火。

“快洗手，刚揉到一半。”外婆把我按在灶边的小板凳上，自己搬了矮凳坐在面盆前，往掌心倒了点温水搓开。她的手指浸在糯米面里，骨节粗笨却灵活，把松散的面絮团成块，拇指按下去再往上一翻，面块就在掌心滚成了圆润的团。“揉年糕得有耐心。”她往面里掺了勺温水，“水多了黏手，水少了蒸不开，得等面揉得像你小时候玩的橡皮泥才好。”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地跳，火星子顺着灶口的缝隙钻出来，映得她的脸暖融融的。我看见她的袖口沾了点面粉，银顶针在灯光下泛着浅光——去年她给我缝棉裤，顶针卡在指节上，针脚又密又匀，我趴在炕头看，她还笑着说：“等棉裤缝好，冬天就不冻腿了。”后来我穿着棉裤跑出去踩雪，她追在后面喊：“慢点儿，别摔在雪窝里！”

面揉好了，外婆把它揪成小块，按在案板上擀成薄饼，中间裹上三颗红枣，再团成圆滚滚的糕坯。蒸笼里铺了层玉米叶，她把糕坯摆上去，清香裹着面香漫开。“蒸年糕要等半个钟头。”她往灶膛里添了根柴，“柴火不能急，得慢慢慢——就像你背单词，等

每个清晨的光落下来，那些字母自然就熟了。”

我靠在灶边的墙上，看着她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面上，像幅柔和的画。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我发着烧缩在她的炕头，她坐在灶边熬姜汤，时不时伸手摸我的额头：“等姜汤熬好，喝下去就不烧了。”后来姜汤裹着红糖的甜滑进喉咙，我出了身汗，她用热毛巾擦我的额头，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我。

蒸笼的白汽漫过灶沿时，外婆掀开木盖，白雾扑了她满脸，她用布垫着钳出块年糕，糯白的糕体沾着枣泥。她把年糕浸在红糖汁里：“快尝尝，刚蒸好的最软和。”

我咬了口年糕，糯香裹着枣泥的甜意漫开，暖得从舌尖一直淌到心口。窗外的雪还在落，灶膛的柴火噼啪地跳，我忽然懂了，“等”从不是空耗时光——是她蹲在槐树下攥着的热红薯，是画满小图的英语笔记，是灶上揉了又揉的年糕面，是温了半宿的热牛奶，把冬夜的冷，都焐成了软和的暖。

夜渐渐深了，雪落在院墙上，积成了薄薄的一层。外婆坐在我对面，咬了口年糕，嘴角沾了点红糖汁。她忽然指着窗外：“你看，雪停了。”我抬头，看见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把雪照得像铺了层银，老槐树的枝桠上积着雪，像落了满树的星。

原来莎士比亚说的“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从不是遥远的安慰——是有人在黑夜中，为你揉好面、温好奶、攥着热红薯等你，把每一寸冷，都酿成了暖的盼头。（指导教师：潘海娟）

我有话说

毕业照

上师大附属青浦实验中学
八(1)班 张伟辰

书桌右边的柜子里一直放着一张密封好的毕业照。每次闲暇时拿出这张照片，都会不禁地看向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齐老”——毕竟他是我学生时代见过的唯一戴着墨镜上课的老师啊。

他天生一张石板脸，镜片后面藏着难以琢磨的眼神，加上他极少微笑，因此我们一致认为那眼神是无比犀利的，不可轻易直视！然而，他真的是学校语文组里的大佬，我们总是一边默默地喜爱着他的课，又一边暗暗地祈求能安全通过每一次考试，千万不能被他盯上。是的，他是出了名的严厉，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出了名的对全体学生都“一考同仁”。

他是五年级才开始教我们的。第一次单元测试，是校统考，然而拿到试卷的那瞬间，真感觉这卷子就是我们齐老出的。也是出成绩的那一天，我们终于第一次领略了这位传说的厉害。

上课铃声还没响，齐老便一本正经地坐在讲台前面。见他来了，大家都自觉地回到了座位，静静地等着他上课——这已经成了惯例。然而与以往不同，齐老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完全不急于上课。教室里前所未有的安静，三分钟，五分钟，他始终一言不发，那墨镜后的眼睛直直地扫视着全班，我们谁也琢磨不透墨镜后面是怎样的眼神。大家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下去，尽量不让齐老捕捉到自己。不知多久，他终于开口了：“成绩出来了，点到名的人，麻烦都陪老师一起站着吧！你们基础题错得不是一般吓人啊。”此话一出，教室里的每个人都感到头皮发麻，我更是如此，所有老师之中，我最怕的就是齐老，总感觉他有种不可抗拒的神威，那副墨镜简直能将所有人的想法看得透彻无比。然而我的祈祷果然是无用的，最后一个名字便是我，唉！

更糟糕的是，下了课，我们站着的都要去办公室受训，而我的卷子竟放在最上面。我躲在角落里，简直要把头埋到墙壁里了，齐老一喊我的名字，我只感觉全身僵硬，双腿发软，一步步挪到他跟前，直等他劈头盖脸来数落。然而他的一句话，却惊得我下巴差点儿掉地上。齐老竟温柔至极地问我：“刚刚老师让你们陪站了一堂课，你们心里大概非常怨恨老师吧？”这句话毫无责备之意，倒是满满的长者的关怀。接着他又更温柔地诉苦道：“看到你们的卷子，老师心里其实更痛，想让你们站着跟我一起体会一下这种苦……”

再看这张照片，齐老还是那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肃样子，但我小学时对他莫名的害怕变成了对这位“墨镜侠”的尊敬。这张照片不仅记录着我们小学五年的青春岁月，还定格了一位严师背后的温情。（指导教师：沈怡婷）

诗歌创作

忍冬

朱家角中学
高一(7)班 丁婧轩

风一程，雪一程，何时了？
六出飘飘，纷纷扬扬，
又要飞去何方？
茫然间，心失方向……

六出飘飘，纷纷扬扬。
穿庭旋扑，
重重地，打在你的身上。
寒潮，欲把你催倒，
宣告冬的威耀。
偏偏，
你挺着胸、昂起头、握紧拳，
倔强、持守！

忍冬啊！
你绽放吧！开出金银的花！
忍冬啊！
你生长吧！伸展坚韧的藤！

啊啊！
你甘愿燃烧自己，
将生命熬制成解药。
把苦、寒
化入春潮，
漫过了枯梢，暖透了寒巢，
照亮了前路迢迢，
也融开了心头的冰坳……

雪霁。
蓦然回望，
那一缕青藤，不负冰霜，
正静默地、坚定地，攀向春光。

海中绘梦

白鹤中学 九(3)班 潘可钰

得心应手了，拿起笔又原形毕露。那段时间，我听见那鲸对我发出响彻天际的警告，要我放弃；我看见一双双无形的、令人万分恐惧的手推搡无助的我，要我返回。

虽然有时压抑的情绪差一点就要为我做出抉择，但我也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拿起画笔已经完全蜕变。靠着进步，我认识到一次次坚持不是白费的，它随着次数与时间的增长，使进步一点点扩大。我明白了“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本质，只要靠着这点信念我继续埋头苦干，那么这人体比例迟早会被我研究透。于是我一遍又一遍进行修改，以至那画纸已被橡皮擦烂，面目全非。

我征服这海是漫长的。从浅水区的游戏，到深水区的努力，我从未停歇。终于我花了几年时间，期间持续进步，精通了比例的课程。从人体比例、头部五官、再到手指关节、身体。然而一切还远远未尽，这绘画的海洋还有更多未知的事物。我坚信，不管遇到多大的阻碍，我会通过坚持与信念证明自己。

海浪其实就是心魔，是怂恿我放弃的念头。人的一生都在打败不堪的自己，我在绘画的海洋中绘梦，也在成长的海洋中绘梦。（指导教师：李悦）



鸟儿欢歌 枝头花盛开
青教院附中 八(4)班 朱晨希